豐順街九號

The Very First Issue /Se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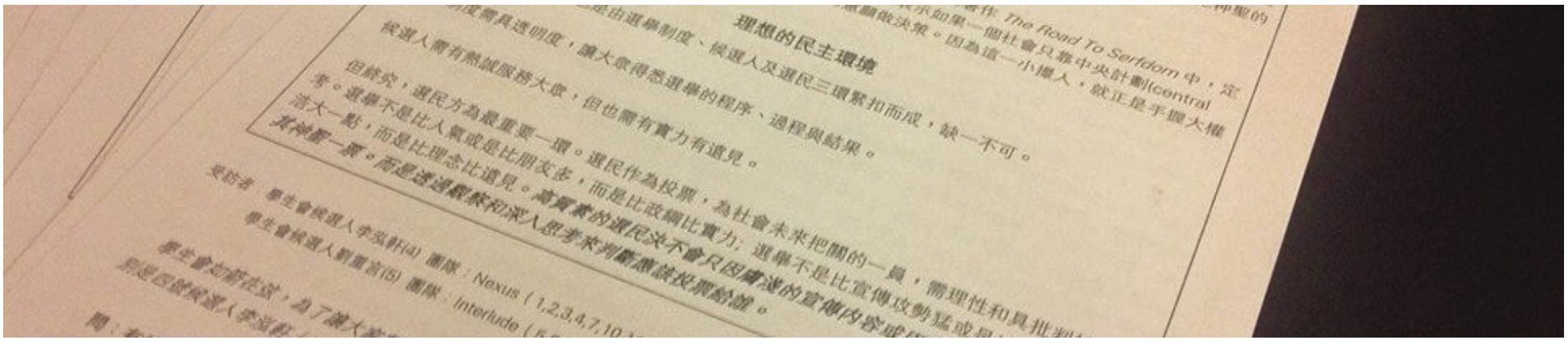
究竟乜野係豐順街九號

我地唔係你地想像中嘅沙田陪拎學生報黎架 :3

豐順街九號編輯部出版

封面專題

乜x野係《豐順街九號》



乜叉野係《豐順街九號》

大家去年10 月的SU 投票日，在大門有沒收到一份《第19 屆學生會選舉主席候選人訪談》？ 當時我們不過是個「柴娃娃」的蚊型編輯部，製作這份號外的同學不過4位。

10 月17 日，我們臨急抱佛腳的整理好稿件，送往瀝源的一家小印刷店，付了100 大洋，印製了250 份。

10 月18 日，我們趕在7:30 回校，幸得數名義工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在半小時內成功派出了約210 份的號外。然而於8:05am 左右，訓導組卻以校規*General Regulations* 第3部分第3條:「Students must obtain permission from the School prior to putting up advertisements, performing, gathering and publishing anything within the school premises or using the school name」禁止我們繼續派發這份純粹刊登了有關民主教育及與當時與兩位主席候選人進行的訪問之號外。此舉最終令40 多張號外「滯銷」。

我們的編輯部本打算以那次的SU 專訪號外作一塊踏腳石，並於11月正式出版創刊號。然而是次的禁制卻令我們不得不把希望交付給SU 。但最終，亦是被學校的高層秒K了，有關學生報的消息和希望也隨之而沉底。今天，於SU 專訪號外面世差不多一年後，我們現在回來了。(雖然我地從來冇講過: I will be back)

點解要搞份咁嘅野出黎?

豐順街九號為何要存在? 我們不是有Matrix 嗎？不是有文學報嗎? 不是有沙培家書嗎? 但是，大家都有興趣讀嗎?

Matrix 是全「雞腸」寫成的，一般同學未必有動力讀畢全報；文學報撰文雖講究深入，但無疑，讀者層太窄狹；沙培家書更不用說，你知道的…… 我們似乎真的缺乏一份每位同學都可接近及掌握、可讀性高的刊物。誠然，我們暫時還未達到如此高的水平，但這一直會是我們的目標。

同時，我們學生自己需要一份出版絕對自由及絕對自主的刊物。無疑，這是上述學校官方刊物難以辦到的一件事。在豐順街九號內，編輯和讀者都有自由發表個人意見或是自己的文章(讀者投稿會於10月中旬開放)。我們不論對外抑或對內，都只會在告知作者的情況下針對文章的錯別字或文法結構進行修改，而不會對敏感言論及敏感字眼進行任何刪改，實施絕對的出版及言論自由。

再者，上述刊物能真正服務學生嗎?Matrix 無疑能為同學的英語水平作出貢獻，但它只能限於作為一份刊登short stories 及leisure articles 的消閒讀物；文學報也只能於同學的文學層面上有所助益；沙培家書不過是份report。更重要的是，因為三者都是官方刊物，又或受限於刊物的定位，在取材上會避免一些「敏感」的議題，諸如社會運動及校政事宜。如此，便不能為同學發聲，成為同學的「大聲公」，並在一些切身的議題上為同學提供新的觀點。

就如我們去年10月時的初衷一樣，豐順街九號的目標是成為一份可讀性高、易入口、獨立自由、能真正服務學生的學生報。中大學生報那個水平嘛，是我們相當嚮往的。

咁究竟我地係做咩架?

正如上文提及，豐順街九號的目標是成為一份可讀性高、易入口、獨立自由、能真正服務學生的學生報。所以，我們的內容定位也是朝著這個大方向訂立的，包括：校政、社會及文化。

評論及批判校政一向是學校官方刊物忌諱的一環(當然啦，你有冇見過大公文匯鬧CY?)。非官方的豐順街九號便可彌補這個長期真空的缺口。筆者日常聽過不少同學都時常對校政及校方的安排大發嚕蘇，但為何一直沒有一份刊物真正「踹共」，為他們發聲?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份簡單的刊物向校內事務提出不同的意見及分析，讓大家可更加留意校園校政。

大部分同學或許都因去年的反國教運動及反CY 運動而開始留意社會時政。豐順街九號作為一份學生報，亦不會諱言，每月刊登不下4篇時政評論及社論。內容不單局限於香港，還橫跨了世界其他角落------今期我們便刊載了一篇揭露雀巢公司惡行的文章。這是因為我們明白單單是香港的變革並不足夠------改變世界才是最終的目的。可是香港大部分的社運人卻經常忽略國際主義的重要性，拒絕把本港社運與國際連結。我們希望豐順街九號能令同學積極「入世」，放目國際。

但豐順街九號編輯部也深明單是社經層面的改善並不足夠。尼采不也一直強調人的精神昇華嗎? 人只談時政，太片面，太淺俗。文化與藝術才是心靈的慰藉，形而上美的體現，精神的食糧。豐順街九號會每月發佈若干篇的樂評、影評、書評、文學作品及文化專題。我們相信，音樂、電影及閱讀，總是關係緊密，是「剪不斷」的。

當然，內容不限於此，還是會有林林總總，不同主題，迎合不同同學的專欄的。

我地點run的

正如我們的那篇say-hi 文，豐順街九號會以facebook page 作為基礎(廢事又會發生啲唔知咩事)，每週發佈約三篇的文章；再把文章集合並排版，印製實體版及製作電子版(pdf)供同學訂閱，並以月刊形式出版。(印刷的資金全然來自我們的荷包，大家大可放心，並沒有外國勢力入侵) 我們九月的circulation 預計為20份，十月的為40份，在此希望大家幫我們宣傳一下，讓我們的circulation 超越預期。

現在，我們編輯部比起去年十月多了7位成員，但依舊是個蚊型編輯部。沒有甚麼總編不總編的，甚麼副編不副編的，整份豐順街九號的編排及行政都是大家談出來的。出文確是有點吃力，有興趣的可inbox 我們成為編輯部那堆頹廢青年、胡鬧屁孩的一分子，發揮FF 出來的文偽氣息，化身文偽青年。我們會很感謝你們加入，被我們老點做野的。

以上，完。

PS. 至於本報有任何粗口鄙俗偏激串嘴，特此注明：係咁架啦。然後，若有任何人士得知編輯各人身份（應該個個都知），請勿張揚，本報不希望「有關當局」惡意干涉。面對指責及踢爆，我們: 打死唔認睬你都傻擔天望地轉移視線寧死不從，吹我漲咩? C'mon baby!

雜文

我地有冇入錯學校?
文: 華沙

還記得波特萊爾在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中曾說:「人生是一家醫院, 那兒的每個病人都被想要換床的慾望所佔有。這個病人願意在火爐對面受苦, 那個卻認為他在窗戶旁邊病就會好。」大多人都會有著這種「隔黎飯香」的遷居心態, 這並不稀奇。近日在facebook 看見一位同學說名校學生在升大學時, 競爭力比培英仔高出百倍, 後悔升中時選了培英而非傳統名校云云。

筆者在form 1時, 周遭的同學已紛紛表現出這種「換床心態」。當然, 初中雞們並沒甚麼「大志」, 大學自然不是想「換床」的原因。當時的男同學都說隔黎蘇浙多靚女, 對蘇浙的鄰居好生羨慕。後來又得知蘇浙的鄰居們又說培英靚女多。原來培英仔與蘇浙仔不過是互相美化對方, 貶低自己。從那時開始, 筆者便知道這種換床心態大都不過是人們壓抑現狀, 而趨向美化現狀外事物的結果。美化後的大多都是幻象, 是魅影。

高層們常說, 培英是Band 1學校。Objection, 不過是Band 2 頭, Band 1 尾而已。儘管開學禮的powerpoint 是如何美化上年form 6 的DSE 成績, 我們都深知培英的大學入學率愈來愈低, 公開試成績每況愈下；高層們常說, 培英「let our students shine」。Objection, shine 的不過是未來演藝學院的那些一小撮人而已, 陽光照不到我們。老老實實, 或多或少, 我們都是被musical 昆進來的。

成績不好, 活動也是半桶水 (維穩力量亦是……下刪一萬字)。那麼培英有甚麼好? 筆者不是那些大談甚麼「白綠精神」的愛校撚, 但誠然, 培英不是不乏好處嗎? 與其他學校相比, 培英仔女過著的則是相對輕鬆、休閒, 在低form 而言更是hea 的生活。培英向來不乏具教學熱誠的老師, 不是嗎? 培英向來亦不乏完善的設備。

那名校又有甚麼好? 成績名列前茅, 體藝稱霸學界, 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強勢的背後, 名校生過著的是rat-race 的生活, chur 到飛起, 競爭激烈, 叫人精神衰弱。同時不少名校生都是「一條龍入學」, 是不愁成績地入讀名校的, 當中有很多人的成績其實並不合乎我們一般對名校生的想像。誰說名校生必是成績優秀的? 誰說名校是「百面玲瓏」的? 也許人們往往過於壓抑自己而美化他人了。我們只瞥見他人的風光, 而往往忽略了他們流下的血汗, 更往往忽視了自己的光環。

歐美人嚮往到遠東旅遊, 遠東人嚮往到歐美旅遊------人總是傾向美化自己不在的地方, 貶抑自己身處的地方。波特萊爾指出的換床心態值得反思。若果中學純粹是個供學生晉升大學的踏板，培英無疑是不及格的。但中學，還象徵著甚麼? 培英對我們來說, 又是甚麼?

孔子, 這條道德西
文: 遷客

Hypocrisy, 希臘文裡解做作、裝模作樣、懦夫, 中譯為: 假仁假義。演化出來的hypocrite, 解偽君子, 今人稱之為: 道德西。剛過去的八月, 不少建制派的道德西便紛紛冒出頭來, 立於道德高地上、高舉道德旗幟譴責林慧思老師「爆粗」。一向以霸道暴戾見稱的青關協和「我係咪建制派關你X事」的愛港力罵得最響------道德西的嘴臉, 一目了然。

從青關協和愛港力身上可發現: 道德西總愛作道德批評、滿口仁義、終日侃侃而談, 但終究只流於談吐之間, 行為其實相當小人、卑劣。但在回敬那群虛偽的道德西時, 事實上, 我們一向尊崇的「萬世師表」豈不也是如此?

孔子-----不, 孔丘是史上最虛偽的道德西。任何稍為讀過中國思想史的都會知道孔丘及他的儒家並非一門哲學, 不過是倫理學罷了。孔丘老頭一生都以「克己復禮」為口號, 周遊列國談論並宣揚他過時的周代貴族禮樂道德教條。但往往喊得最大聲的, 才是至虛偽的。他說:

「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

當時魯國的大夫都會自己建立自己的都城(可視為希臘的城邦)。但孔丘認為此舉會撕裂魯國, 大為不悅, 暗中唆使學生子路破壞這些都城。他不是很光明磊落的嗎? 為何要使出如斯齷齪的技倆, 暗箭傷人? 也說:

「子為政, 焉用殺?」

他擔任魯國司寇時, 上台不到七天, 便用刑處死一名叫少正卯的大夫。原來這名少正卯與孔丘一樣, 都收徒講學。但錯就錯在他的思想比孔丘老頭前衛, 口才也比他精湛------孔丘的學生不少也開始追隨少正卯的腳步。孔丘心胸狹隘, 說少正卯聚眾結社、妖言惑眾、混淆是非, 把他去掉。

學生追問孔丘為何要殺少正卯時, 他還砌詞, 指少正卯「心達而險, 行僻而堅, 言偽而辯, 記醜而博, 順非其澤」。孔丘明顯是過於小心眼才會把少正卯給誅殺掉。但縱使其人果真如此, 亦犯不著判死刑吧。又曰:

「老者安之, 友者信之, 少者懷之。」

但: 顏淵死,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即座駕)。子曰：「才不才, 亦各言其子也。鯉(他的兒子)也死, 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 以為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孔丘因自己的大夫身份, 「不可徒步而行」的禮教而不肯借自己的座駕借予喪子的顏路以送走顏淵的遺體。他只顧自己大夫的身份, 還談甚麼「老者安之」?值得一提的，是他亦曾言:

「君子泰而不驕。」

但他也忍不著, 高呼: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 捨我其誰?」又狂言道周文王後的, 便是他自己。

在孔丘身上, 我們可完全了解道德西是如何的一回事: 「說一套, 做一套」、「己所不欲施於人」、「律己以寬, 待人以嚴」。孔丘之所以能當上「萬世師表」, 是因為這個老頭子滑頭, 懂粉飾。

相較起來, 曹操這個奸雄, 奸得爽快, 奸得耿直, 奸得可愛。他心胸廣闊, 有容人之量；因「脅天子以令諸侯」而得「曹賊」之罵名, 但他從不反駁, 從不粉飾。曹操傲視一切教條桎梏, 鄙視儒家的腐朽, 從不高談闊論甚麼道德。筆者心想: 寧作率直的「曹賊」, 也不想當假惺惺的「孔子」。

社會線

壓榨·鎮壓·掠奪·愚化: 雀巢公司簡史

文: 左岸

正如英國學者Tom Standage於其著書《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於現代，食物不再單純是一種用以維生、果腹，或滿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企業的壟斷達至史無前例的水平，無孔不入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於1866年於瑞士成立，早於20世紀初即成為當時食品巨擘之一。今天，從咖啡到雪條，我們每天也食用或飲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產品，雀巢似乎與現代人生活不能脫軌。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於何物的？還是逃不開全球剝削、跨國搶掠和蒙騙大眾。

壓榨

赤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台，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注資埃國，當中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佔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制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僱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採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准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准，這表示了雀巢是一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髮白人嬰兒，誤導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污染，都是不潔淨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污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喂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係，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廣「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籤更為小心。

鬥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工保障、環境污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繫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PS. 本文同時刊於香港左翼雜誌《社會主義者》第23期內

「買斷」社運 – 為甚麼我們不能盡信佔中三子、學民思潮及其他政客

文: 左岸

現在回顧起來，09 年反高鐵運動的一眾80 後就如一群揭竿起義的革命家般，為香港火紅的21 世紀10 年代掀起了序幕。政改、五區公投、反國教運動、碼頭工運及整裝待發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一幕幕關鍵時刻徹底將香港政治生態改變:街頭的草根勢力取代議會主導政治力量。在這個社運主導的政治環境內，中學生搞社運，大學教授也搞社運。但在毅然走上街頭之前，你需要認清一種匪夷所思的真相：大部分社運搞手口談民主，但實則卻「買斷」社運,，乃極不民主且相當反智。

六四晚會被壟斷了。支聯會自1990 年即舉辦六四晚會悼念屠城的先烈，但套用特區高官們的一句話，「很遺憾地」，六四晚會已在維園已度過20 多個寒暑，我們卻連一粒鼻屎也爭取不到。誠然，「追究屠城責任」，中共當然不會賣帳；「結束一黨專政」，中共也只聽而不聞。由此可見，支聯會的核心綱領亦不過如此。那既然六四晚會是如此無力，又為何要年復一年地舉行?支聯會壟斷的六四晚會只是一個「自慰式」的宗教儀式：大家坐在草地上，喊喊口號，唱唱《自由花》，然後滿足了自己「捍衛民主」的良心快慰這顯然是非常流於形式、空洞，「得個睇字」的運動。在支聯會的保守官僚作風下，六四晚會不外如是，其他團體或是廣大市民，根本不能參與有關六四晚會的決策過程，支聯會說愛國便愛國。若我們繼續依舊靠著支聯會，在未來10 年、20 年，甚至是在中共正式接管香港後，我們將會一直原地踏步。市民應積極參與六四晚會的籌備過程，令六四晚會籌備過程變得民主，並應將六四晚會與香港民主進程掛勾，以六四晚會推動香港民主，不再只作毫不實際的抗議，虛耗光陰。

反國教運動被壟斷了。學民思潮因反國教運動而聲名大噪，一時間，學民思潮仿佛是正義的化身，可惜這種論調值得三思。在佔領政總之時，左翼團體社會主義行動在政總外宣傳「全港大罷課行動」，然而學民思潮及反國教大聯盟部分領袖卻指他們「騎劫運動」、「分裂運動」、「冒認學民思潮」。這赤裸裸顯露了學民思潮希望將運動「私有化」，成為運動的exclusive organization。然而，社運應是全民共享、公有的，任何組織都不可獨佔之。其後佔領政總行動於9月9日突然告終，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出賣參與反國教運動的人士。這一方面是因大聯盟把運動視作其私有物，可任意終結之；另一方面是因運動缺乏民主架構，運動何去何從都只由大聯盟的高層決定，參與者毫無決策的權力，任由大聯盟的一小撮人決定去向。一場社運應通過群眾大會投票作出決議，而非透過那些高層的「小圈子」作出決定。民主運動缺乏民主架構，豈不是相當諷刺?

佔領中環或許也將被壟斷了。與先前被壟斷的社運不同，佔中運動舉辦了多場商討會及工作坊，讓參加者可共商佔中事宜。然而，佔中三子對他們「基本原則」的堅持使筆者相當憂慮。在商討日中有市民提出以罷工及罷課的方式加強佔中的威力，但基於佔中三子堅持「佔領中環不可破壞香港的經濟運作」的原則，這有力的建議遭到冷落無視。歸根究底佔領CBD的意義在於癱瘓經濟，如佔領中環但又不破壞香港的經濟運作，豈不是自我閹割? 佔領的意義何在? 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更指罷工罷課是合法手段，不夠佔中「激進」和「高尚」，然而筆者認為群眾運動應而力量為重，而非講求不實際的象牙塔理念。此外，佔中三子又堅持佔中參與者被捕時應束手就擒，認為這可向大眾揭露政府黑暗的一面。這又是自我閹割之舉，令警方可自行決定何時結束運動，結果很可能便是第一天即時全部「差館見」，使佔中形同虛設。當然，這不是說參與者應暴力反抗、如黃洋達所說「打必還手」，但佔領運動應有糾察隊、圍欄、非暴力拒捕等等不都是常識嗎? 佔中如箭在弦，希望佔中三子能真正接納民意，走出學院，不再剛愎自用，並將運動決策權交還市民。如是者佔中方有希望成功。

參與了社運，喊了句「梁振英下台」，並不代表有critical thinking；盲從社運領袖，實與五毛沒多大分別。世界是立體的，在左、右之間，還是有前後上下之分的。

對話·溝通

文: 小毛頭

香港特首選舉之時，港人笑台灣選了馬英九出來，facebook 更傳出台灣只能用徵文比賽的方式宣示釣魚台主權，引來港人捧腹大笑。

台灣總統是由普選產生，人民親手選擇自己的候選人代表自己，又或表示對該名候選人的理念認同。

香港特首選舉完結，689莫名其妙當上特首，經常宣稱要與市民溝通，對話。上任一年後，深層次矛盾不斷湧現，口中仍說要多溝通。

廣大興28號船上漁民被殺，馬英九三兩下招式，已迫使菲律賓道歉，並傳出破天荒的賠償。港人看見這件事，不禁想起菲律賓人質事件，紅了眼睛，眼中浮現出一陣陣羨慕的眼光，我們莫名其妙空降下來的特首，何時與菲方溝通對話，促使菲方願意作出賠償。

說起溝通、對話，從政的人，在香港，一旦遇上了問題，彷彿溝通和對話便是良藥，能醫百病。

這都中了西方的毒吧! 總統候選人穿著筆直的西裝，打起tie，站在台上又或坐在高櫈上，一班聽眾圍成半圓形，聽著這位政客談時事。

不知文化土壤是否有異，凡是西方一套移植到這裡來就會變質，行不通。人家的候選人不是克林頓，便是奧巴馬，都是一級能言善辯的高手，而我們的當家是語言偽術、失憶症的高手，「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別人的總統以政策換取民心；我們的當家以傳說民間十大武器之一的摺櫈，一枝判官筆，一疊紙，可能並使用了一堆兩元和五毫，又或動用江湖和內家高手，以至成為一派的掌門人。

文化基因有異，西方的政客通常於競選時才會跟你溝通，一旦當選後，他便不用再跟你對話，因為你已經用選票授權。他便明正言順當上總統，向著自己理念出發。這個理念早已在選舉時向你推銷，你以選票表示認同，才送他上寶座。

這個程序十分清晰，並得到大部分人認同。相反，今天的特區，我們不知他為何他會當上了官，薪金比大部分地區為官。他那高高在上的位置沒有經過西式民主授權，是怎樣得來的!? 他心虛了，因為成為皇帝之時沒有經人民點頭，擔心施政不得民心，害怕人民踢他屁股，使他從皇椅滾下來，撞得頭破血流，因此急急腳向市民對話、溝通，希望能修補。

沒有用的。每一個年代的青少年都是一樣，他們經歷青春期，性格變得有點反叛。然而，港英政府明白到只要讓青少年看見未來的出路，能擔任CEO，他們就會回歸理性、和平。因此，港英政府為港引入適當商機，總督冷理府外的示威。若他們出外與示威者對話、溝通，當真自降身價。港英走了留下餘孽，在英國看著這批人執政，「格格」發笑。

敘利亞: 列強的一場大龍鳳

文: Zain Gardezi @ True Activist

譯: 左岸

幾十年後，當歷史學家去為敘利亞內戰下定論時，他們也許會認為上圖是幅再切合不過的漫畫。很諷刺地，漫畫中的每人其實都以為自己在捍衛圖中死去的那些敘利亞平民的利益。

當然，有些人需負上較大的責任，有些則不然。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都在這場衝突中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嚴重的傷亡和破壞。當中，需負上最大責任的當然是敘利亞的總統阿薩德，他毫無保留地承繼了其父親的暴政，同時亦無意解決國內人民的苦況。儘管他再說多少遍「外國勢力入侵」，都難說服大眾一場規模如此大的革命運動純粹只是因西方國家煽風點火而爆發。

與此同時，阿拉伯的一眾「蘇丹國」亦相當著力打壓民主運動。這次革命幕後最大的金主是從來沒有舉行選舉、一直壓制人民自由的卡塔爾。在卡塔爾的「資援」下，軍備與資金輕易通過土耳其邊境進入敘利亞反政府軍的手中。在阿拉伯國家的層層糾結中，一如以往，世界警察Uncle Sam又再次出動了。此外，穆爾西在7 月被埃及軍方迫下台前，穆斯林兄弟會亦是敘利亞反政府軍最有力的盟友之一。

當聯合國正調查近日阿薩德政府使用化武一事之時，美國與她的盟友好像已認定阿薩德是萬惡之源。這項控罪最終很可能會引致美國及其盟國針對敘利亞政府的越線行為而對該國採取軍事行動(即使可能只是象徵式的)。出乎意料，根據法國第二大報章的報導，由CIA 訓練的反政府軍原來早於8月中旬已進入敘利亞境內，比起那場疑似的化武襲擊來得更早。報導更稱，除了那群CIA 訓練的叛軍，更有300名敘利亞反政府軍是由約旦及以色列的突擊隊直接支援。

誠然，縱使阿薩德四面楚歌，但他亦不乏盟友。俄羅斯與伊朗便一直是阿薩德政權的支持者。俄國船隻一直在敘利亞水域航行，甚至在塔爾圖斯港擁有海軍基地。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便已明確表明他不認為阿薩德政權會使用化武。俄羅斯此舉可能出於國防的考慮。因為若果敘利亞這場武裝革命成功，俄國內部的車臣問題很大機會會重現及激化，令俄羅斯陷入混亂與恐襲之中。而伊朗的問題則更為複雜。敘利亞政府幾乎是伊朗在中東地區唯一一個可靠的盟邦（雖然敘利亞是個阿拉伯國家，而阿拉維派亦被伊朗的什葉派教士認定為異端)。在歷史上，伊朗支持一向於敘利亞活躍的哈馬斯，直至阿薩德去年認為巴勒斯坦難民營一直暗中支持叛軍而襲擊之。這是可能因為阿薩德認為哈馬斯在意識形態上與埃及的穆兄會與敘利亞叛軍極為相近，對哈馬斯的取態有所疑慮。而哈馬斯亦最終在埃及找到穆兄會這個靠山。

阿薩德與哈馬斯發道揚鑣一事告訴我們：國際關係的動態並不長久。基於自身需要，立場與態度可以是一夜間轉變的。但由始至終，伊朗連象徵式譴責阿薩德也沒有，這使哈馬斯更容易在去留方面作出抉擇。但很不幸地，局勢在伊朗的真主黨直接介入敘利亞內戰後急劇轉變。從那時開始，阿薩德在內戰中取得上風，而埃及的穆兄會政府亦被推翻。哈馬斯完全被孤立，只好「死死地氣」的重回伊朗的陣營。

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取得上風是西方國家如此急於以「阿薩德政府行為越界」的名義出兵敘利亞的主因。但對西方國家而言，即使阿薩德下台也談不上是甚麼好消息。對抗阿薩德的全國聯盟(全稱：革命力量全國聯盟)並沒有甚麼實權。敘利亞事實上現由阿薩德政府與自由敘利亞軍(FSA)、阿爾蓋達(ISIS)及庫爾德獨立軍等零散的反政府軍所瓜分。那些反政府軍甚至白癡地自相殘殺：ISIS早前便殺害了一名FSA的高級軍官。所以，敘利亞內戰很有可能會造成一大片亂局，甚至有機會惹怒以色列。最近網上流傳著叛軍啃咬政府軍心臟的短片，又流傳著叛軍因途人無法說出遜尼派的禱詞而射殺他們的片段，這一切都震撼了全世界。這令美國及其盟友只能延長戰爭。現在，不論是政府或是反政府軍都不大滿意美國的角色。阿薩德理所當然地視奧巴馬為內戰的根源，而叛軍又埋怨西方國家沒有盡力協助他們打倒阿薩德政權。這便是為何西方的軍事介入不大機會成為一場全面戰(當然，這也會因阿薩德盟友的反應而決定)，而較可能只會將敘利亞問題複雜化與尖銳化。

現時，由埃爾多安領導的土耳其繼續堵住敘利亞難民到土耳其尋求庇護的道路。在埃及，軍方暴力鎮壓要求民主的民眾。但很有趣地，軍方並沒有被西方國家指責為「越界」。敘利亞叛軍的幕後金主亦現正資助巴林政府打壓當地民運。顯而易見，中東國家在很少情況下才「需要」民主。小心啊! 下一個很可能便是你的家園。

火速上位的李梓敬

文: 左岸

提起「李梓敬」這個名字，大家或許都十分陌生，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許人。Wiki一下……仆街，原來冇哩個條目。但神奇的是這位連在維基也沒有立足之地的仁兄最近卻低調地在政壇火速上位。從他的facebook page可見：原來他是自由黨(俗稱：豉油黨)青年團的團長。這位仁兄只有區區900人like，再加上面容叫人憶起李丞責師父，令筆者當初不禁輕看他，以為他只是只會個吹水兼狗嗡的政棍。不，原來他與白鴿黨不同，他很有立場的。李梓敬有一句很猛的口號：「打造唯一右翼，反對濫用公帑」

李梓敬相當痛恨左翼。他在8月末接受信報訪問時說香港一直太左傾，沒有右翼，所以現在自由黨要成為香港的唯一右翼政黨。這隨即被網民恥笑：「 香港左傾？老老實實，你有冇讀過政治？ 」「香港連續10 年當選最自由經濟體都太左傾，咁邊個地方仲右過香港」。而李梓敬則沒作任何回應。

他同時也參與設計自由黨最近推出的那件列根t-shirt，以抗衡長毛的哲古華拉tee，更稱：「長毛無咩好，不過有一樣嘢值得學，係佢型像鮮明 」一件列根t-shirt相信已清楚表明了李梓敬的理念: 保守主義與資本主義。

他在碼頭工潮時曾發表「工會不應介入工運」之論。他說：「談判應該是工人同外判商，不應該由其他人插手。」但事實上，工會的存在是為了捍衛工人的權益，在罷工時有效並民主地組織與管理工人，提升罷工的力量，及代表工人發聲並與資方角力。如果工會不存在，工人很大機會只是一盤散沙，如是，罷工其實沒大意義。但李梓敬卻將工會視為「在罷工中抽水的無聊人」，渺視及抹黑工會，是為無恥。

這位右翼先生又經常揭櫫「反濫用公帑」。當然，「濫用」是個貶義詞，沒有人會說支持濫用公帑的。但他卻時常列舉8月的那宗「基層買高達事件」證明自己的論調，誣陷左翼因支持社福政策，造就了這些聲稱付不起錢買牛肉，卻能買高達模型的敗類出來。但一竹竿不能打一船人這簡單的道理是小學生也懂的吧? 一個買了高達的人能代表整個基層嗎? 這令筆者相當懷疑李梓敬是否相當鄙視及憎恨基層，更懷疑，李梓敬有否小學畢業。

只有一種人大力支持資本主義、大力支持抑壓左翼思潮，便是現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若非如此，便是被愚化的一群。李梓敬明顯是後者。他說支持右翼的原因是因「見過太多基層出身、靠自己努力成為中產的例子」，隨即便舉了他父輩的那一代為例。但現在樓價高、就業難，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是徹底地顯露在香港人的面前嗎? 現今有幾個基層能單靠努力成為中產? 「白手興家」不過是小學老師教導我們的American dream，空想而已。他說出這一句話，與呼籲青年人反問自己：「為何我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的唐英年有何分別? 但李梓敬卻大條道理的站在1%的一方，為虎作倀，攻擊99%的人民，誣陷左翼。他支持保留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只供小撮人使用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便是一例。

除了是個徹底的資本主義支持者，李梓敬還是個冷血(這是很客觀的批評)的保守人士。他一直高呼 「反同志平權」， 高談「捍衛傳統家庭價值」這些weasel words，實質上只不過是鼓吹社會孤立LGBT，鼓吹撕毀彩虹旗。同志平權一事除了高教主及林以諾那些幼稚而下流之輩，或是缺乏教育的上一輩人之外，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是一致支持的，但李梓敬卻面不改色的煽動市民仇恨同性戀者，相當反動及邪惡，其心叵測。

李梓敬亦稱「政府亦不應每年花數以億元援助滯港難民」，形容是浪費公帑，又言：「事實上，依家香港有成超個(編者按：過)5000個難民，眾(編者按：聚)居喺油尖旺一帶，對嗰度嘅治安有好大影嚮(編者按：響)!」反映李梓敬思想落後，不知道地球村為何物，不知人道主義為何物，語句中極具種族主義色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封建思想，更暗示難民是一幫罪犯。

新自由主義的忠實教徒------李梓敬當之無愧。筆者相信憑他的出位言論，他上位的速度或可拼得上淨心BB。我對他的前途很是樂觀：當資本家們的辯護士，先別提政治獻金，即使未來不搞政治，在大企業的職位也是十拿九穩。前途? 哪用擔憂。

PS. 李梓敬的膠論太多，不能盡錄，可自行facebook一下

李梓敬

馬里卡納礦工屠殺短談

文: Spartacist South Africa
譯: 左岸

(本文譯自托落茨基主義出版社Spartacist Publishing 本年2月出版的 *South Africa: Marikana Massacre/ The True Face of Neo-Apartheid Capitalism* 中*Introduction* 的一節)

2012 年8 月16 日在馬里卡納上演的那場血腥屠殺中，共有34名隆明礦業公司的罷工礦工被殺。這是自1994 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告終後，南非警方打壓社運最為暴力和血腥的一次。由非洲人國民大會(ANC) 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政府透過是次屠殺，恫嚇那些勇於抵抗社會不公的被壓迫者。然而，他們卻弄巧反拙，令南非爆發更多罷工，動搖著後種族隔離時代資本主義脆弱的根基。馬里卡納的罷工工人一個月只能賺取400 蘭特 (即約3500港元)，他們以罷工要求資方將每月底薪提升至12500 蘭特。在贏得大部分工人的支持後，「將底薪提升至12500 蘭特」成為每位對資方絕望的工人的戰鬥口號。

馬里卡納屠殺與其後的罷工浪潮激化了南非社會的分裂。20 年來，民眾一直對由ANC、南非共產黨(SACP) 及南非公會大會(COSATU) 所組成的三角政府的改革步伐強烈不滿。國家礦工工會(NUM) 的政棍加上COSATU 的官僚在罷工一直佯作支持罷工，最終助長了南非礦工聯盟及建築工會(AMCU) 的成長。罷工的不成熟與政治波動是馬里卡納罷工所提出的訴求在現今仍未受理的主因。馬里卡納罷工是將來更多鬥爭的一支避雷針。

如往日種族隔離時代的政府暴行一樣，馬里卡納屠殺依舊無法瓦解罷工工人的士氣。但工會戰鬥力的提升並未能打破非裔工人傳統、根深柢固的資產階級意識。1980年代冒起的一群具戰鬥力的工會是種族隔離政策響起輓歌的一個主因，但SACP 的領導及COSATU 卻以大肆宣傳「ANC 與其夥伴才是國家解放的領袖」一類的謊言令成立工人政府的目標完全脫軌。打破這個如此的一個幻象，我們急需一個革命性的領導，帶領一個具戰鬥力的無產階級與政府抗爭。

資本主義一天仍存於世上，大眾永於無法享受小康優渥的生活，社會抗爭的成果亦難以長存。在南非社會的侷限內，貧窮問題亦難以得到真正根治。南非的礦業是該國的經濟支柱，然而卻幾乎全部被英美企業所支配，令南非經濟時常受由世界市場的波動所影響。同時，無可置疑的是，南非白金礦工的薪資其實是因近年國際白金市場的收縮而急跌。從此推論，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鬥爭必須是國際性、且能直接打擊階級分層的帝國主義社會的。

礦業資本家在2013 伊始便開始了一系列針對工人階級的反擊。他們揚言要解僱數萬名的礦工！在約翰內斯堡以西的卡雷頓維爾，哈莫尼黃金公司鎖定了6000名主要為移民的工人，在他們回鄉過節時，關閉附近所有旅館，迫使他們在室外過夜。礦業資本家要求工人保證重開礦場對他們自己而言是「有利且安全」的，言下之意，即要求工人承諾他們不會再發起罷工。在英美資源集團旗下的Amplats，礦工以罷工回應了公司關閉4條礦井的決定(這個決定危及近14000名員工)。Amplats 被迫讓步，並與工人代表談判。最終，資方宣佈延遲原先計劃。這又再次證實了階級鬥爭是工人階級唯一可靠的武器。

馬里卡納的那場屠殺是2012 年由帕拉白金工人揭開序幕的罷工風潮中最駭人聽聞的一幕。死去的34名工人以血泊揭示了改良派的荒謬。那些吹捧「三角政府是正步向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的SACP 政棍與打手其實不過是謊話連篇的無恥之徒。三角政府不過是個極力維護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資產階級政府。

南非政府以具種族隔離色彩的方法拆毀黑人的住屋，還在西好望角對農場的罷工工人展開了冷血的鎮壓：當中多人被捕及受傷，3 名工人更被警方及私人警衛殺害。罷工工人更作證，指出警方在毫無預警下開槍及痛毆工人。這一切都顯示了南非三角政府的本質。別被騙了，今天「嶄新」而「民主」的南非，不過是昔日種族隔離南非的延續。

(編者按：香港主流媒體好像從來都對此事隻字不提。這是為何?)

狗男女

文: 小毛頭

日中東海主權尚未平息，又有南沙群島引起南海各國爭議，一波未完，一波又起，喀什米爾領土主權爭議掀起中國、巴基斯坦和印度紛爭，中國真是四面楚歌。

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領土主權爭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想管也管不了，不必為此操勞，反而貨幣戰爭的地雷四處皆是，隨時一觸即發，觸動香港市民核心利益，股市、樓市大跌，成為負資產階層。

金融海嘯過後，美國經濟復甦速度緩慢，沒有像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預言一樣，情況匪夷所思。美國失業率持續高企，中國繼續向美國源源不絕出口，引起美國企業家不滿，有的更指控中國出口，使本地市場委縮。美國是一國民主國家，總統、議員是由公投產生，他們通常為了選票，都會指摘中國控制滙率，經濟入侵。

美元不斷貶值，人民幣不願升值。美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開動發鈔機，把美元一貶再貶。

即使爆發了中美貨幣戰爭，也會出現一些稀奇古怪的現象。美中關係太密切，仿如一對熱戀中的情侶，又愛又恨。美國消費者一方面熱愛購買中國出口價廉的貨品，另一方面美國本土製造商又擔心會被中國取代，而員工又會失業。相反，中國政府最怕外資撤走，一旦撤走，大批低技術員工便會失業，又或人民無法貪污，四處揭竿起義，多多的收入也不足以繳付維穩費，但同時人民怨恨富士康等血汗工廠。

隨著美國人民繼續豪放地消費，美國繼續印銀紙，中國繼續持有大量美債。

你可能會問中國為何要買美債？雖然這有點像當年九七金融風暴，但畢竟美國是霸主。基於政治因素，鄧小平早已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人一向尊重長輩，慎終追遠，又怎會違背祖訓呢！再者，中國不發展會亡黨亡國，而美國可能只是換了總統、議員。

這些現象或許太深奧，打個比喻，美中兩國就像平時經常打架的公母狗，在路上相遇。在天性和環境下，狗公「霸王硬上弓」，進行交媾，沒有人類的「愛情」，情急之下卡住了，發生「鎖陽」現象，屁股對屁股，進退兩難。一名好事的小男孩把手上的汽水倒在狗上，兩隻狗「汪汪」亂叫，八隻腳一齊暴走，本來想各自扯開，但無可奈可，黏住了，分不開，只好朝住同一個方向走。

一對畜生，互相仇視，卻又互相依賴。

閱讀包膠

馬奎斯 - 《百年孤寂》

文: 華沙

木心為《百年孤寂》下了如是批語:「情節是荒誕的, 象徵是巧妙的, 誇大是有強度的, 描寫是真實的。」這位已故的老作家確實是一語道破了馬奎斯這部作品的精髓------魔幻現實主義及馬奎斯自身對時間的拿捏。他又說:「這本書, 講講可以。去讀, 太悶熱。」但這句, 卻並不確當。《百年孤寂》不論作為一部大眾小說或是文藝青年手頭上的卷帙, 都是「曲高和眾」的一本書。

研究魔幻現實主義, 不讀《百年孤寂》; 就如研究存在主義, 不讀沙特的《嘔吐》般「有趣」。如果說唐詩宋詞是華夏文學之巔; 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則是拉丁美洲文學之峰。《百年孤寂》故事圍繞於一個南美小鎮馬康多裡, 邦迪亞家族連續六代盛極而衰, 最終幻滅的歷程。故事中, 馬康多的居民(包括邦迪亞家族)的日常生活、行動都是相當實在, 並以一個龐大的集團推進故事, 毫無現代文學所膜拜的意識流及浪漫主義色彩。然而弔詭之處在於, 在平凡扎實中, 卻每見魔幻: 麥魁迪的靈魂每每出現於人前, 甚至教小孩讀書、亞克迪奧被槍殺後, 他的血穿越大街小巷回家, 拐過餐桌和椅子, 將死亡消息告知他的母親、失眠症會傳染、嬰兒被螞蟻吞食.....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手法不僅為這部看似冗長乏味的史詩式作品注入無限的活力, 也大大加強了馬康多這小鎮氛圍的虛幻感。

「許多年後, 當邦迪亞上校面對行刑槍隊時, 他便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百年孤寂》開首的一句, 即把過去及未來連成一線。類似的句型在小說中反覆出現, 可見在空間與時間兩種一直在小說角力的結構主軸, 作者毫不猶豫揀選了後者。《百年孤寂》於內容上是部家族史小說, 可視之為拉丁美洲的《紅樓夢》; 於結構上, 是部偏向戲劇小說的作品, 但與此同時, 又有少許年代記小說的色彩、在邦迪亞家族每代人性格及命運的輪流再生, 又令人有一種性格小說中人物性格不變性的感覺。所以說, 《百年孤寂》是一個偉大的例外, 只視乎讀者以個人還是集團的角度觀之。馬奎斯亦以他的魔幻筆調營造出「百年孤寂」的氣氛。前文提到幽靈可現於人前, 馬奎斯便利用了這點, 詳描老邦迪亞的靈魂是如何潦倒、邦迪亞上校的魂魄是如何孤寡, 令時間到達接近凝固的狀態, 為昔日興盛的邦迪亞家添上悲涼、頹唐的感情。如細心地讀《百年孤寂》, 不難發現邦迪亞家族的後裔主要只有兩種性格: 其一粗野暴戾, 其二柔弱孤僻, 兩者不斷交錯出現, 彷若是輪迴般進行; 家族中每人都追求不同慾望, 如權力及肉慾, 又或是遭遇不同悲劇, 產生無限的孤寂及空虛。這種輪迴令該家族浮現了一種遼闊的孤寂之感。故事最終章, 當邦迪亞家族的衰頹去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倭良諾成功解讀了麥魁迪的梵文遺稿的秘密時, 不僅戲劇性強烈, 所謂「百年孤寂」也最終不再隱秘, 赤裸展現於讀者眼前, 甚有張岱於《夢憶序》內所慨嘆「繁華靡麗, 過眼皆空, 五十年來, 總成一夢」的悲涼感。

然而, 只單純當《百年孤寂》是部文學作品並不大正確。在文中, 作者經常向南美人民展露一種人文的關懷: 先有邦迪亞上校的32次反抗保守黨暴政的武裝革命, 後有席根鐸組織香蕉公司工人罷工。在一本講述南美人民被奴役的書《被切開的血管》中, 我們不難得知美國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勾當。當時5、60年代, 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在南美一時無倆, 開設了大量果園, 但亦同時不斷壓榨果園的貧農, 以獲取大量利潤。也難怪南美人愛稱美國人作「美國佬」。在現實中, 馬奎斯也不斷對政府及企業作出控訴: 揭露政府苛政、對大企業文誅筆伐、甚至參與「文學罷工」。可見馬奎斯並不滿足只於在小說中旁敲側擊, 還身體力行反抗政府及企業的惡行。

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予馬奎斯的理由是:「像其他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樣, 馬奎斯永遠為弱小貧窮者請命, 而反抗內部的壓迫與外來的剝削。」30多年後, 南美人民依然是被壓迫的一群。不知何時有一位邦迪亞上校或是席根鐸挺身而出, 為民請命?

初版封面　發行於1967 年

川本三郎 -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文: 左岸

自《蘋果日報》面世以來, 其報導手法一直廣為人所詬病。白粉報(即《東方日報》及《太陽報》)亦不遑多讓。在這個煽情新聞吞噬心智、記者動輒侵犯私隱、新聞做假的年代, 記者職業道德成了受廣泛討論的題目。《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或能給予我們一個「記者於社會應擔當甚麼角色」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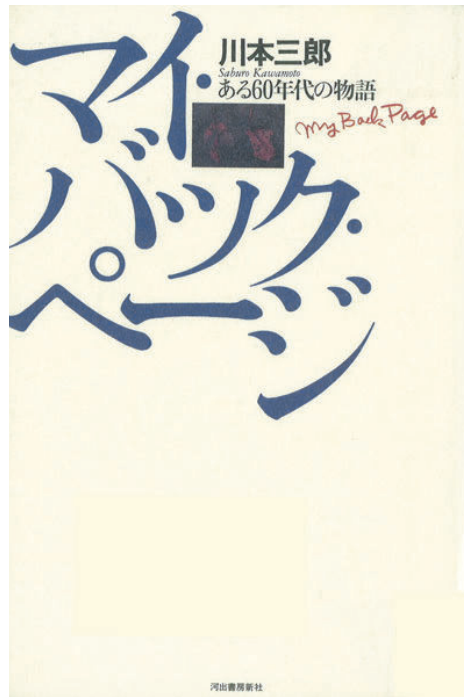
作者川本三郎在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於《週刊朝日》及《朝日雜誌》中擔任記者。一個火紅的年代, *Woodstock Festival*的「*Make Love, Not War*」情懷高漲, 美國新浪潮電影反叛顛覆之風吹至日本, 日本新左翼運動剛進入高潮。川本三郎深受*67*年羽田機場血腥鎮壓及69年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撼動, 一直嚮往走在最前線, 跑新左翼運動的新聞。

衝突, 卻一直在心內爆發着。剛走出大學校園的青年, 昨天才身於遊行隊伍中; 但如今身為記者, 卻一直能手持相機在旁採訪。記者擁有特權, 示威者被警方打壓拘捕時, 記者只需旁觀拍照, 袖手旁觀, 成了一個完全的第三者。作者深受那種「受權力方保障著特權, 但心情卻站在反權力的一方」的情況折磨。心在遊行隊伍, 但卻只能旁觀, 愛莫能助。作者提出了質疑: 記者所謂的「旁觀立場」真是正當的嗎? 這本小書的副題是「當時, 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充分表露了他對記者身份的無力感。

全書的高潮發生在*1972*年。作者因秘密採訪了一個自稱「赤衛兵」的殺人犯而被警方調查。他為守住「隱匿消息來源」的記者職業道德原則, 不惜拒絕透露殺人犯的行蹤及情報。在當一個良好市民及當一個操守優良的記者的矛盾之中, 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是對是錯, 恐怕無人能下定論。當一個「記者英雄, 社會狗雄」會否喪失了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良知? 當一個「記者狗雄, 社會英雄」又會否埋沒了記者自身的職業道德?

於《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部紀實文學中, 作者對所謂的記者職業道德提出的反思及質疑及記者與市民身分之間的角力固然是本作的中軸。但同時, 在字裡行間, 作者每每流露對那泛黃年代的懷念, 並將6、70年代「後安保時代」東京市中心街頭的頹廢糜爛之景、日本「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豪情壯志和空虛失落、阿佐谷文藝區的生氣盎然重現讀者眼前。

香港的記者們, 又會選擇站於何方呢? 記者? 市民? 抑或是一個完全的反派?



我愛過的
那個時代
當時，
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要理解
村上春樹的小說，
先讀川本三郎。

那個一點也不溫柔的年代，我們相信的，究竟是什麼？

「為自己而戰是無止盡的。」 — 演員 妻夫木聰
「原來真的有時間也無法療癒的傷痛。」 — 演員 松山研一

改編同名電影 妻夫木聰vs.松山研一 首度同台飆戲

仙樂飄飄處處痕

拍謝少年 – 海口味
文: 華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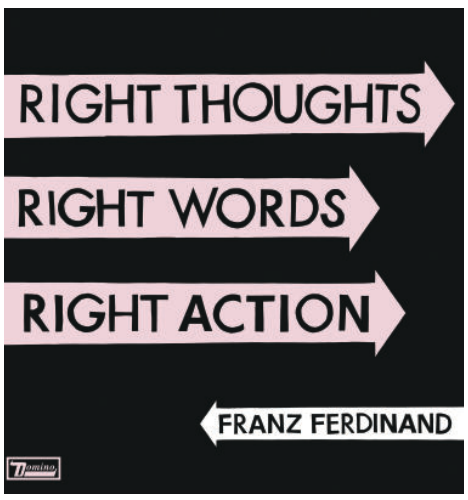
寫這篇review，好像太遲了，事關《海口味》早在年半前經已推出了。不過沒所謂，大碟內《台十七》的MV最近終於面世了，野台開唱的登場也是一致好評，所以也很值得把他們重新提出來。

拍謝少年，一隊來自台灣高雄蚵仔寮，由三名鄉土少年------吉他維尼、貝斯薑薑、鼓手宗翰組成的土產台語樂隊，曾在羊肉爐店開gig，洋名: Sorry Youth。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拍謝三子深受Sonic Youth影響。但縱使如此，他們絕不像那些盲目追從外國名團腳步的band，他們腳踏實地，以寶島鄉土情懷及青春熱血為題，以台語唱出歌詞，套他們的話，「合口味」。

專輯的第一首曲是《深海的你》是扎實的搖滾，薑薑拼了命的唱出「你講心愛的老爸，按怎永遠攏袂覺醒 /失去愛的滋味，是啥物款的味」一句，對悲傷的吶喊，強而有力。緊隨其後的《我們苦難的蘋果班》是首青春的勵志歌，薑薑對我們說:「只要家己相信著會當解決一切行落去 /混亂世界的問題放予一切攏予風吹去 /親像別人咧講 聽著別人咧講 /為著別人的性命活落去 /你著想予清楚 /人生只有一擺 /袂當放予一切一切重頭來」

專輯中段的《新迪爵戀曲》是以台劇《翻滾吧阿信》菜脯殺了人，從宜蘭逃到台北那一幕為背景，以多層的樂曲抒發人生中迷途、困頓、飄泊的心情。尾段一首《台十七》，是對省道台十七線的熱血頌歌，很有青春那種爆發的感覺，曲內一句「是我青春幼稚瘠眠夢，大聲喝朋友啊，咱著輕鬆活啊！」叫人興奮。
拍謝少年的音樂絕對是台灣的土炮音樂，國外人或是都市人都模仿不了。聽著他們的音樂，自然便好像去了趟台南的road trip，很嗨。香港的indie band，也是時候思考一下，如何才能讓自己的音樂更有香港味了。

Franz Ferdinand – Right Thoughts, Right Words, Right Action
文：巨鵰俠



Franz Ferdinand, 不是在說WW I 那位奧地利佬，而是一隊來自Glasgow 的Scottish Band. 他們於2004 年頭憑著一首〈Take Me Out〉得到眾人注目，其後推出的同名專輯亦得到高度評價。

Franz 在2009 年推出以電子舞曲為主的《Tonight: Franz Ferdinand》後，他們用了4 年時間制作全新的《Right Thoughts, Right Words, Right Action》。

這次的《Right Thoghts》相比起《Tonight》並沒有甚麼大突破，反而更有一種反撲歸真，回到他們首張大碟的感覺。再次創造當年簡單直接又搶耳的聲音。這次打響頭炮的〈Right Action〉，令人想起04及06年的Franz， Funk 味甚濃。聽到主音Alex Kapranos輕鬆地哼著DoDoDoo DoDoDoo，實在令人不禁想起當年的〈Do You Want To 〉，十分過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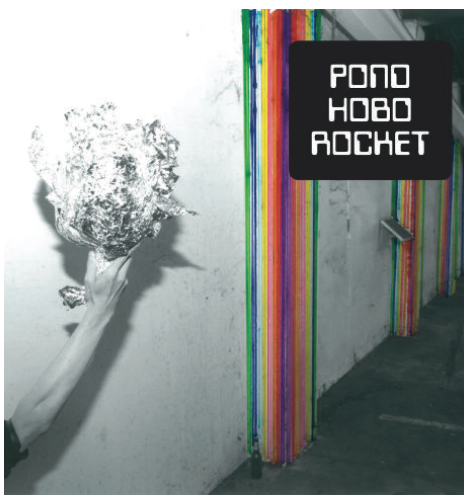
接下來Nick McCarthy 的怪異synth line 亦成功為〈Evil Eye〉帶來重重的Disco 味。Alex 說出Evil 一字時，真的感到十分邪惡，就像一個鹹濕佬。

〈Stand On The Horizon〉，一首十分清爽，非常適合在假日下午，懶洋洋地攤在床上細聽的歌。歌曲最後的 “Oh the North Sea sings ‘Won't you come to me, baby’”令這首歌變得難以忘卻。

而〈Fresh Strawberries〉則十分春青，令人心曠神怡。 ’We are fresh strawberries, a fresh burst of red strawberries… We will soon be rotten, we will all be forgotten’ 看似美麗，但又帶點悲傷的感覺。

整張大碟以〈Goodbye Lovers & Friends〉作結。Franz老實地樂迷說再見，最後以一句 But this really is the end. 完滿地結束這張《Right Thoughts, Right Words, Right Action》。

Pond – Hobo Rocket
文: 華沙



Pond是隊來自澳洲Perth的band------不------與其說它是band，不如稱之為music project更為貼切，事關Pond的陣容及人馬是不斷變更的。叫Pond的原因也是因為希望不同樂手跳進這個「水池」內jam歌、夾band。

亦因此，Pond的樂風變幻莫測，由psychedelic到funk，由space rock到garage一應俱全------澳洲也許稱得上是多元文化的熔爐；而Pond則是一個另類音樂的熔爐。

而今年推出的Hobo Rocket的主題便是psychedelic/garage，並充滿了喧鬧的distortion。與傳統美國及英倫扎實的garage band，如The Orwells及Palma Violets不同

Pond在以garage為主軸時，仍發揮著其實驗精神: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Million Head Collide?>灌注了大量electronica色調、<Xanman>以亢奮的garage曲調造出一道音牆，包圍著內核中Beatlemania時代的輕快曲調

<Aloneaflameaflower>加入了極重的metal元素，使歌曲去到接近瘋狂的地步、title track <Hobo Rocket>洋溢著acid rock的迷幻味道。Hobo Rocket是一張激發想像力的唱片，當然，走得過於偏鋒，會有很多人接受不了。

Perth去年剛剛便出品了Tame Impala的Lonerism，廣受諸如NME等音樂雜誌的好評，甚至入選年度10大專輯。今年便出品了Pond的Hobo Rocket，迅速又躋身年度另類專輯的大熱之一。Perth在澳洲音樂的地位現在就如Manchester在英倫音樂的地位一樣崇高。

「Mainstream」、「Alternative」與「Hardcore」：當另類音樂走向俗眾

文: 鹹蝦醬

(我地有個staff係Green Day啲die-hard fan，篇文一出就比佢小到啪啪聲。所以各位慎入，廢事到時死多幾粒腦細胞)

大部分香港人的音樂觀似乎相當貧乏，連甚麼是另類，甚麼是主流也未能搞清。這也難怪，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如此潮流掛帥、抗拒差異、主張同化的社會內。不久之前，punk 仔還被醜化為一群吸毒的暴徒，metal 友才被形容為一幫長髮的黑暗撒旦教信徒，rocker 仍被視為酒吧的搞事分子。但在近年英美音樂大量輸入的情況下，punk 仔又變了一團歌頌青春的band 仔，metal 友化為「cool」和「high」的象徵，rocker 已登上大舞台了。

一切都與潮流有關；一切都與商業有關。2009年，Green Day 的21st Century Breakdown 比起前作American Idiot，punk 的精神和原素已可謂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pop 原素。但在香港，前者受歡迎的程度明顯遠遠拋離後者---隨便找個MK 仔都可以哼出21 Guns，但要找個懂Jesus of Suburbia 的人------恐怕要到band 房了。可見，想在香港大撈一筆，必要揚棄自己堅持的音樂原則，大量搞pop 便成了。

但香港人也是很矛盾的。近年，齋pop 對他們來說，也不大好受。也許他們多聽了indie 仔惑眾的妖言，不斷追求一些所謂的band sound，好讓自己貼合近年熱推band music 的風潮，看起來型棍一點。所以，香港近年突然冒出了大批「另類音樂愛好者」。他們聽了Green Day 和All Time Low 便當了punk仔，但卻連Sex Pistols 和Crass 是何物都不懂；他們不懂Iron Maiden 和Metallica，只聽了Linkin Park，便高呼「Linkin Park 好metal 好rock 」「我好hardcore」等「有趣」之言論；他們甚至沉醉於Mr. 的音樂中，說Mr. 好rock，Alan 好lan 勁，相信這隊為特區政府寫歌(難忘時刻)、立場建制的樂隊很rock。這群「另類音樂愛好者」鄙視那群pop的混球，因為他們「太commercial 太主流了」，不如Green Day 和Linkin Park 那麼另類和hardcore。但事實上，不過是笑話一則。上述的band 其實滲入了大量的pop 及商業原素，簽了大公司的賣身契，並非甚麼另類音樂樂團。在真正的另類音樂愛好者眼中，那群「另類音樂愛好者」只不過是扮另類，扮hardcore，兼自high 的畸胎而已。

Green Day 和Linkin Park 是主流音樂以另類音樂的姿態出現，並走向俗眾的典型例子(Mr. 不用說，他們向來只是不斷搖諗，從未搖過滾)。早年的Green Day 是忠實的punk band，以3個星期即錄製完成，充滿原始punk 動力的Dookie 即是一例。同時，他們亦曾多次受美國的punk zine ------Flip-side 訪問。但在10年間為了面向大眾，卻作出多次妥協，最終令音樂走向了完全的pop rock，叫人失望。Linkin Park 亦是在nu-metal 的基礎加入過量pop 原素以迎合Billboard 而被外國網民冠上「nu-metal garbage」之名。對hardcore 的另類音樂愛好者而言，太多的妥協不單是對音樂的反叛，更會令另類音樂走向俗眾，最終令另類音樂變成了主流的一份子，失去原真性。誠然，另類音樂不只是供小撮人滿足的音樂，它更希望面向大眾------但絕非俗眾。

香港樂迷的音樂觀確實有大量值得深化及拉闊之處: 聽了Green Day 及Linkin Park 等便自以為另類及hard-core 的人，不過是笑話一則，繼續如此，香港人的文化水平只會更暗淡無光。樂壇? 渣都冇得淨。

Single Chart

NME

1. The Killers - Here With Me
2. Imagine Dragons - Radioactive
3. Muse - Follow Me
4. Jake Bugg - Two Fingers
5. Willy Moon - Yeah Yeah
6. Two Door Cinema Club - Sun
7. Bloc Party - Kettling
8. Of Monsters And Men - Mountain Sound
9. Mumford And Sons - Lover Of The Light
10. Bastille - Flaws
11. Hot Chip - Don't Deny Your Heart
12. Alt-J - Matilda
13. Green Day - Stray Heart
14. Foals - Inhaler
15. Ben Howard - Oats In The Water
16. The Vaccines - I Always Knew
17. Biffy Clyro - Black Chandelier
18. Lianne La Havas - Age
19. The Lumineers - Ho Hey
20. Django Django - Life's A Beach

Billboard

1. Miley Cyrus - Wrecking Ball
2. Katy - Roar
3. Lorde - Royal
4. Avicii - Wake Up
5. Robin Thicke - Blurred Lines
6. Jay Z - Holy Grail
7. Drake - Hold On, We're Going Home
8. Lady Gaga - Appalause
9. Lana Del Rey & Cedric Gervais - Summertime Sadness
10. Capital Cities - Safe And Sound
11. Eminem - Berzerk
12. Britney Spears - Work Bitch!
13. Ylvis - The Fox
14. Imagine Dragons - Radioactive
15. Miley Cyrus - We Can't Stop
16. Luke Bryan - That's My Kind Of Light
17. Katy Perry - Dark Horse
18. Zedd - Clarity
19. Maejor Ali - Lolly
20. AWOLNATION - Sail

有Franz Ferdinand 架！！！

光影

Citizen Kane (1941)

文: 華沙

重溫Citizen Kane，起初是為了學習如何搞學生報。兩年前左右粗略地看了一次這獲AFI譽為「歷史上最佳電影」的黑白片一次，當事沒有太大驚喜，只是故事饒有趣味而已(雖然後來知道揚名之處在於其鏡頭拍攝手法，但小編不是那些狂熱的鏡頭撚，也沒有多加理會了)。但重溫時，除了向Mr. Kane 取了些經，也發現Citizen Kane 也不是那樣平庸。

首先，於題材而言，可謂極其大膽。Citizen Kane 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其實正正是影射當時權傾一時、以黃色新聞及不擇手段「起朵」的報業大王William Hearst。導演(兼主演、兼製片、兼編劇)Orson Welles 把Charles Foster Kane 塑造為一名行事霸道、卑劣、孤獨的悲劇人物。此舉無疑以起William Hearst 的怒火。當時William Hearst 手握多間報館，周旋於社會名流之中，影響力非凡。多家影院相繼封殺Citizen Kane，又令報館的打手以五毛式手法抹黑Orson Welles，更唆使奧斯卡獎的評審杯葛Citizen Kane。在選材Citizen Kane 是部相當出位的電影。故事，非凡，只是稍遜Forrest Gump。

而在敘事手法上，Citizen Kane 是史上首部以倒敘法呈現故事的電影。片初時Charles Foster Kane 躺在病床上，喃喃了一句 'Rosebud' 便去世了。鏡頭一轉，便是電視台有關他去世的報導及電視台記者為追查 'Rosebud' 之意而四出採訪Charles Foster Kane 的舊伙伴及舊情人的片段。基本上，全片皆是以憶述構成，小編相信Forrest Gump 也是向Citizen Kane 致敬及借鏡的。如此一個的倒敘架構在電影史上可謂前所未有。(但梗就是明明房間內沒人，那句遺言竟然變得人所共知…)

(以下是劇透，敬請留步)

戲中有關 'Rosebud' 的調查，最終也沒有水落石出。但在最後一幕，導演卻從實招來了------Rosebud 原來是Charles Foster Kane 童年時代，即Thatcher 回憶錄那段時他嬉雪的那塊雪橇油上的字樣。這令不少觀眾臆測: Charles Foster Kane 在經歷了眾叛親離和權力鬥爭後，傷痕纍纍，是在掛念童年嗎? 望著那塊雪橇如垃圾般被拋進火爐，觀眾或許都會有點唏噓，甚至同情Charles Foster Kane。在事情到了這兒好像完滿結束了，又走出一群電影符號學家來，說rosebud 的形狀與女性乳房相若，很可能是懷念其將他送走給Thatcher 的母親。或許是缺乏母愛，他才會淪落至此? 同是懷念童年，但後者卻為Citizen Kane 加上了一層佛洛依德的意味。

Citizen Kane，一部1941年的Forrest Gump，一句 'Rosebud'，至今一直困惑著上萬的影迷。靠，Orson Welles 真是有才。

Le voyage dans la lune (1902)

文: 鹹蝦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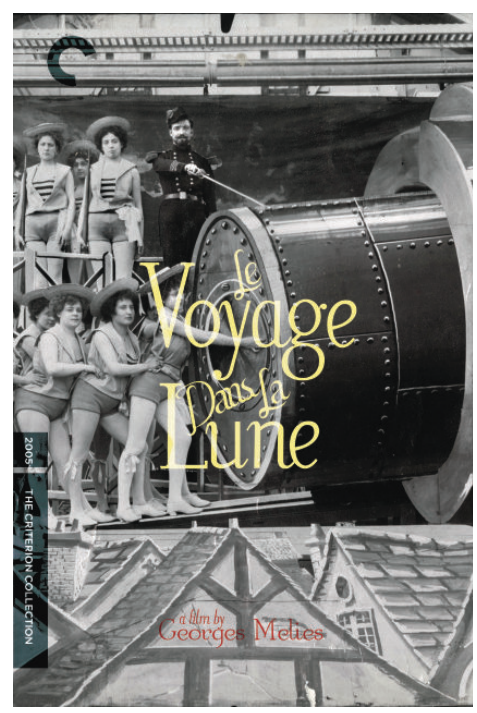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步入戲院，上映中的電影幾乎過半都是Sci-fi 電影。本年上映的Sci-fi 也不少: Pacific Rim 和即將上映的Elysium。但當中卻是質素參差，良莠不齊。我們或者開始對sci-fi 失去了興趣了，sci-fi好像衰落了。但回顧sci-fi歷史，當中有一顆亮星，是一部甚至比Star Wars 及Star Trek 更令人振奮的作品，便是111年前的9月1日面世，10年前重新上映，由Georges Melies 執導的sci-fi 開山之作------Le voyage dans la lune (月球之旅)。

文學理論家Edwin Muir曾如此解釋小說的存在:「人類天生企圖安全地從事冒險生活的欲望，胡亂地把事態搞亂而且企圖逃避責任的欲望。」似乎Georges Melies 是第一批把這欲望應用到電影之上的人之一。誠然，以現代的角度觀乎，1902 年的Le voyage dans la lune 較像一部卡通而非一部sci-fi，它過於愉快、喧鬧、天馬行空。但當年這部13 分鐘的長片、以1萬法郎完成的大製作，卻是引起日後眾多大導思潮之作。現在花13 分鐘看一看這套小片，也許會被它對太空匪夷所思的概念和它原始的背景、道具及服裝逗得發笑。

Le voyage dans la lune 講述一群冒險家被送到月球歷險時，遭遇一群「陳仔」的襲擊及後被「陳仔」俘虜，最終平安脫險回到地球的故事。作為一套1902年的電影，Le voyage dans la lune 從未被往後的科技束縛創意，也未受其他電影影響其故事設定。片中航天學學者穿的不是實驗裝束，而是童話中巫師的衣裝，充分反映科學發展騰飛的1900 年代中一般人對科學家的想像、登月不是乘坐穿梭機，而是乘坐於一個由大炮發射的炮彈內、登月者不是甚麼專業的太空人，而倒像一群巴黎巷弄的醉漢……這部片值得留意之處數之不盡。

但導演的擬人手法才是這部電影的signature。Le voyage dans la lune 最著名的一幕，便是炮彈擊中'Man of the Moon' 的右眼。這一幕來得突然而惹笑，後為多人所模仿。片中的星星及土星皆為由人所扮演，粗糙之餘帶點幽默，叫人會心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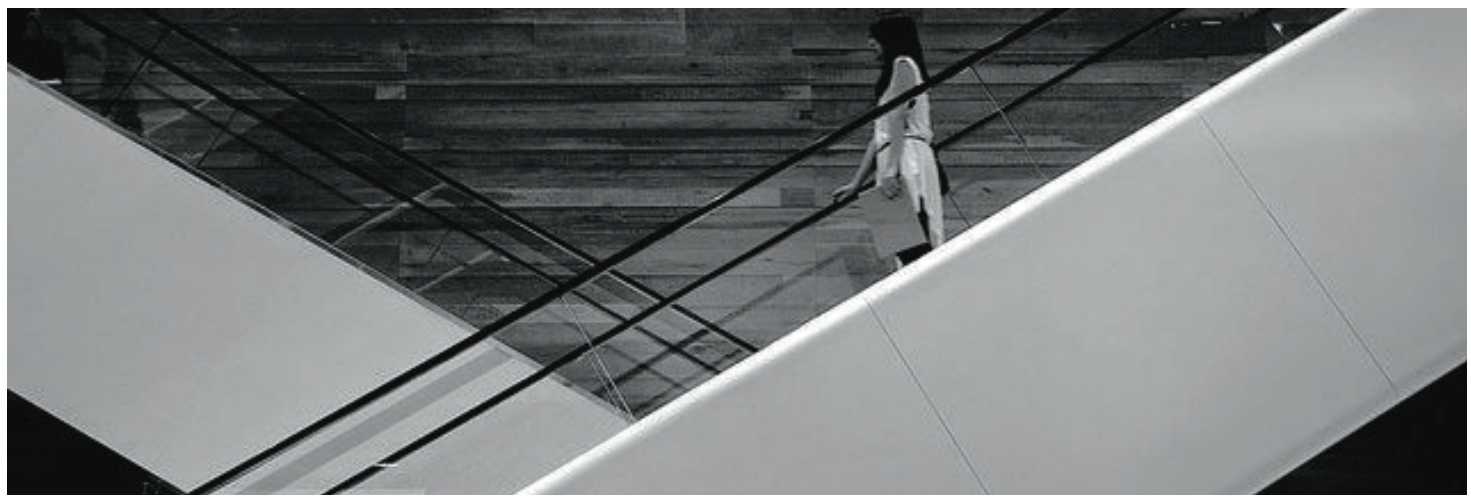
Sci-fi近5年家道中落，重溫Le voyage dans la lune 也許能為這個接近飽和的片種帶來新刺激，並把sci-fi 轉舵，駛向一個全新的方向。



文偽

文偽青年札記 – 誠品便是文青的戰場

文: 華沙



偉大的藝術家大多是瘋的：梵高瘋了，Virginia Woolf 瘋了，尼采瘋了。要不，便是十足的煙斗和酒徒。再不，便是大麻友。

G 默默佇立在誠品九樓、World Literature 的一角，凝視著那本被店員層層疊起的《異鄉人》漆黑的封面。

卡繆在50 年代末頹靡的街頭遊走，叼著一根煙，吞雲吐霧，懶洋洋地吐出一句純正的「bonjour」。大概是因為在香港吸煙的，不是經常關心別人母親的金髮MK，便是終日刨馬經(中間那一頁)的茶記叔父，G 一直對香煙沒有甚麼好感 (但大麻是例外------他一直渴望得到一張飛往阿姆斯特丹的機票)。但他這一回真的被卡繆懾住了，My Little Airport 那句 「The secret of romance is to do something very man」在腦海內回盪不停，反覆replay，叫G 好生振奮，恨不得指隙間立刻變出一根香煙來，抽一抽卡繆的浪漫。

驀然，對面的一名四眼宅男卻一手把眼前的卡繆給奪走了。

「仆你個街!」G 在心裡破口大罵。「你條毒撚識睇卡繆咩?」氣勢直比「我屌你老母邊個踢我?」的神仙B。可惜，只在心中。

G 不甘那一剎那的高潮快慰遭到無禮的暴力打斷，旋即把右手插在褲袋內，舉了根中指，默念了一句「Fuck you dickhead」。

反擊就此結束。G 大獲全勝。他沾沾自喜退出這片靜止的戰場。他一直往另一邊走，經過詩歌那一邊的小小的專題展示桌時，眼角瞥見那一本的《酒徒》。

《酒徒》，G 看過，是電影版。那部片子，平平無奇。G 印象依稀，只記得主角是個大酒鬼、有點「王家衛」……還有，蔣祖曼那場床戲沒有露點，叫他很是失望。G 確實也對自己這種淫穢的思想很是不滿，深感自己拿納博可夫的《蘿莉塔》當作60 年代廟街的黃色小說般替自己洩慾很是不敬、卑劣、下賤。但他每每都不能自已，接著便又再次墮入悔疚的深淵，只好安慰自己:「肉慾的展現也是藝術的一種。」然後安心。

那個簡樸的封面。G 徐徐提起那本《酒徒》，隨意的翻開一頁。

「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

G 一直視這些細膩的文筆為矯揉做作，不屑一顧。他馬上欲將小說放回原處。但，此時，他卻發現他身旁站著另一個正在讀《酒徒》的人。

G 心忖:「如果我攞起唔夠三十秒就擺低，望本書幾眼，條友咪當我文盲廢柴?」G 即時打消放低《酒徒》的念頭，「手不釋卷」，緊握著手上的那卷小說------直到身旁那人慢慢走去為止，G 才鬆一口氣，放下《酒徒》。

G 不愛《酒徒》，但熱愛酒精。他愛那暈眩，他愛那出世，他愛那歡愉。G 自與杜康首次交手後，總會恥笑那些喝Jolly-Sandy 的小朋友；他每次與朋友外出都嚷著要「啤一啤」。他也曾想要為醉乎乎時的愉悅寫一首十四行詩，但剛好每次開始嗨時，他都總忘了帶他那支幾百大洋的Lamy 鋼筆和Moleskine 筆記本，每每身邊只有一支廉價的中華牌鉛筆和設計老套的Gambol 小型筆記薄，於是作罷。他是如斯一個酒徒------直至他年多前在朋友家空肚喝了兩罐Harboe Bjørnebryg 便爛醉如泥，大發酒瘋，亂撥電話，吐個不停。

「因為，當我流入勞累者的喉嚨，

我便感到莫大喜悅，

他溫熱的胸膛，是我愜意的墳墓，

遠遠勝過久螫陰冷的酒窖中。」酒魂如是說。

整層也巡梭了一回，G 施施然的沿著電梯上了十樓，是一棟棟、一列列的雜誌。G 是《小日子》的讀者，喜歡它的小清新設計配合自己文青的形象；他也會讀Monocle，百多大洋一期，但Monocle 確實能為人添上一種GQ 沒有的「designer」及「pro」的氣息。為了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感覺，G也理會不到這麼多了。曾有人對G 說，在Monocle 上做remarks、以螢光筆highlight 一下會很pro。當時，潔癖的G 笑說:「係咩?」心中卻暗罵:「憨撚鳩，一舊水架。」

G 眼見整家誠品都走完，悶著了，戴上那對headphone，Walkman 播著是Serge Gainsbourg 的那首Initials B.B.，向著出口隨風而去。後有詩曰:

「卡繆叼煙吐白霧，文青氣憤屌老母。

酒徒讀畢三十秒，莫為旁人所見笑。」